



现代快报

A29

2014.1.4 星期六

责任编辑 戎丹妍
美编 江佳瑛 组版 黄伟

江南叙事·可一艺术节·第一季

■主办：现代快报、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 可一美术馆
JaLouse艺术时尚

■开幕时间：2014年1月18日下午3点

■地点：南京仙林东·句容宝山西麓可一艺术区/可一美术馆

在南京，您可选择以下行
车路线到达可一艺术区：

1.出玄武湖隧道，沿312国道东行25公里，至宝华镇镇政府，右转。右手可见道旗指引牌。

2.出中山门，上沪宁高速，沿仙林大道东行15公里左右，到仙林翠谷，左转。左手可见道旗指引牌。

3.乘地铁2号线到经天路站下，您可以提前致电：025—68035556 68035557，园区将安排专车在经天路站，接您至目的地。



常进《余雪媚樵》设色纸本 70×46cm



范扬《2008桃柳塘模村纸本水墨》42x53cm

“江南叙事艺术展”对话参展艺术家之三

能不忆江南？

“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，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。能不忆江南？”“江南”是一个开放式的好话题。本刊推出“江南叙事·可一艺术节”系列报道，引起了参展艺术家对“江南”话题的热议。本期我们将延续着艺术家们的思绪脉络，反向回忆“江南过去式”。正如艺术家汤国所言：“江南叙事”就是忆江南。追忆，江南的古老文明。

现代快报记者 徐馨儿

江南，儿时的记忆

对于许多生于此长于此的艺术家，江南是与生俱来的儿时记忆。

常进学龄前和初中时期先后住在太湖边的无锡。那时感受敏锐的是花墙石路、小桥流水、人家枕河、帆樯往来，满眼的清新和生机。放学回家的路上，流连忘返。一路风景，直到落日西斜，晚影萦树，炊烟橹声，一种淡淡的惆怅，似乎随着薄霭升起。常进至今记得学校春游时去太湖边，一夜凉风后，断梗残叶，随着波浪漂浮在岸边，透着淡淡的水腥味儿，那种迷惘和喜悦之情油然而生。小学的六年，常进就读于南京琅琊路小学，地处民国建筑区，西式的洋房密布僻静的街道，如网格般伸展，拘谨、没落，金陵王气黯然。这些江南生活的浸淫、感受和情绪，显现出常进山水画的典型气质，让常进的山水画里有着浓郁的江南情致。

喻慧喜欢的江南是六朝古都的厚重。厚重的城墙，是古都的气魄，有帝王之气，有浑厚、深沉厚重的质感。喻慧说自己几乎没有离开过南京，南京的城墙，矗立在城市当中，从小在历史的门洞里穿行，跟历史融合在一起，这就是江南的厚重、博大。

汤国记忆中的江南，宁静、安逸而舒适：“湿漉漉的青石板旁苔藓依偎着空腹的树洞，池塘清澈见底，游鱼吸引着鸟群和猫咪。山林、崖壁、古道、洞穴、清泉、遗迹。湖泊滩涂边的村庄炊烟袅袅，春夏秋冬自然的节气，藤蔓围绕老屋，四季时鲜蔬果美味，私塾、祠堂、家庙、古树、石桥老巷。”汤国常感慨：“这是人类最理想的栖息之地吧，我们曾经拥有过。”

江南，谁是第一代言人

在艺术发展过程中，江南的繁盛时期是何时？哪些艺术家、作品可以代言江南？

若要以艺术史中某个人作为江南的艺术名片，沈勤毫不犹豫地推选南唐后主李煜。徐飞认为是宋代，董文胜则推选明代的沈周与文征明，理由是他们都崇尚“酒醉又移花下席，书多别起竹间楼”的隐读生活。曹恺列举江南几个黄金时代：南北朝竹林七贤，南唐李后主时代，南宋是古典农耕文明的高峰；最后是从南明到清中叶，八大石涛一直到海上四家。

范扬、吴维佳、喻慧等很多艺术家认同江南的繁盛是东晋，喻慧强调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，是一批有风骨的艺术家，他们的哲学思考，对天地的理解，为温婉的江南注入更丰富的气质。范扬认为东晋时期，顾虎头、王羲之、一书一画，堪称代言。东晋以后，晋室南迁，江南文化发达了，南宋时候，就出现了“且把杭州当汴州”。

“中国绘画史也可以说是江南绘画史。”这是常进的论断，他认为，唐宋元明清一路下来，多少开宗立派的人物，多少名垂画史的流派，都有(与)江南这片土地脱不了干系，都与江南的文化紧紧相连，作为江南的画家，确实很幸运，感觉到有源、有根、有氛围、有气息，天时地利。明董其昌倡南北宗，其实就是总结画有刚柔，虚实二体，实则精力弥漫，虚则灵气往来，南派绘画，江南气象，就像这片土地一样，空灵淡远，氤氲流荡。

江南，安逸的旧时光

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姚媛，坦言自己很想生活在过去，想象在明清时候，江南繁华，大小人家，鳞次栉比，朱栏绮户，生活得讲究精致，寻常人家也是青瓦白墙，在庭院种植些梅兰竹菊，东方神韵无处不在。是以，姚媛又觉得有幸还在江南，在这片地域上画画探寻，努力接近过去式的江南。

喜欢玩摇滚的赵勤说话节奏里也有摇滚味，他感叹，江南历来就是优雅品质生活和富裕温润之地的标杆式地域，早成人们憧憬和臆想的桃花源。从“烟花三月下扬州”到“姑苏城外寒山寺”，从“西湖歌舞几时休”到“江南佳丽地，金陵帝王洲”……江南怎能不让人浮想联翩，怎能不让人魂牵梦绕？

吴湘云感叹，今天江南的很多显性元素已经或正在远离我们。它的粉墙黛瓦，小桥流水，吴宫石阶，江水拍城，高塔寺庙，鲜衣怒马，小巷雨伞，才子佳人，纨绔颓废，手艺工匠，美食美器，诗书画物，长亭短亭，雕窗画栋等等已是过去式。

年轻的艺术家董文胜，似乎更善于思辨，对于记者提出的过去式的江南这一话题，董文胜又给了一个可以作为话题结束语的回答：我们完全可以把一个有年代的旧园林比喻成过去式的江南，旧园林浓缩了江南文化的诸多特征：一个隐逸文化的产物，有着迷雾般的传承史，小径分岔的布局，心向自然的意境。不管多破败，时间在摧残它的同时又赋予了它浓厚的包浆，闪着迷人的光泽。江南的过去式里不是小桥流水，而是隐秘的欲望和喃喃私语。

能不忆江南？既然是“忆”，那艺术家们的心中必然对江南现状存在一种怀疑式的态度，且对心中失去或多或少的江南有着一些追忆。从艺术家的言词中，我们可以发现，每个人心目中的“江南”都与其生活的环境相关。这是作为一个艺术家将自我情感放大后的真实体验，更是其艺术创作的情感来源。一个从拥有——失去——追忆的艺术家情感脉络架构了整个可一艺术展的文化价值核心。我们通过此处不再是单纯的欣赏一些与江南有关艺术作品，我们更希望从展览中读取这群文化精英对待“江南”文化的多样化态度。或回归于过去的江南，或批评正在发生的江南，或构建在心中的理想江南。